

沙縣文史資料



附 有 1.2.5 的 目錄
(缺 3 節 目錄)

4

74151/01

沙縣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
福建省沙縣委員
資料研究委員會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書
沙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辦公室

沙县文史资料

目 录

第 四 辑

1985年11月1日

-
-
- 一、解放前省立沙县师范学生运动的片断回忆……………谢元善 (1)
- 二、邓茂七起义……………王裕民 (3)
- 三、岩坑村两次浩劫始末记……………罗维邦 (12)
- 四、虬城史料拾零……………俞家盛 (17)
- 五、邓肃小传……………林秀芳 (21)
- 六、记一生献身教育的老前辈——茅乐灿先生二三事……林联璞 林万溪 (26)
- 七、解放前沙县三个业余戏曲团体……………李启宇 (30)
- 八、郭锦堂统治沙县的侧闻纪略……………张宗健 (34)
- 九、夏茂大刀会活动见闻的片断……………罗莲善 (48)
- 十、沙县浮桥史……………吴 敏 (58)
- 十一、小佑山胜景记述……………俞家盛 (59)
- 十二、漫谈夏茂特产——烟叶、烟丝……………罗莲善 (61)
- 十三、山际怪竹 一笋七杆……………詹宏杰 林凤京 (70)

解放前省立沙县师范学生

运动的片断回忆

谢 元 善

解放前，我和乐湖亭等几个同志受中共南下区委的派遣，到沙县师范搞学生运动。沙师当时有学生七百多人，全部享受公费，但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学校办得很乱，特别是伙食搞得很糟，大家经常吃不饱饭。每次吃饭，大家拼命敲碗打桌子。我们趁此机会，发动了一次罢课斗争。

1948年5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们几个班长（我当时是本科三年下期的班长），在大操场旗杆墩讨论校长贪污伙食费的问题。有的说：

“上学期二菜一汤，还有一荤一素，这学期都是素菜，数量也没有过去的一半。早上的萝卜干，连一点油都没有。”有的说：“米的质量也坏了，数量更少了，大家经常吃不饱。”有的说：“校长用伙食钱在城关府南路与商人合开了一片布店。”说到这里，大家异常愤怒，一致要求立即罢课，并推选了负责人。当时我被选为本科班罢课的负责人。会上作出了四条决定：（一）明天起床后，以敲面盆为号，统一举行罢课；（二）洗脸后不去自修，吃饭不进饭厅，把饭筒拿到宿舍去吃；（三）吃完饭不去上课，到大操场集中；（四）向伪专员请愿。并决定在各教室黑板上都写上罢课通知。散会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与许敏文（普科的学生，身份不明）交换了意见，决定由我组织同学冲出学校；由他出面，带领大家到青年馆（现卫生局）向伪专

员请愿。

第二天一早，大家都鼓起脸盆宣告罢课开始。吃过早饭，大家集中在大操场上，然后冲出学校大门。守门的工友没有阻拦，但他跑去报告校长。校长刘大业带了几位老师把大门关上，结果只冲出去三百多人。这时我立即打开厕所后门，从这里可以穿过民房上后街，但因门窄路小，只出去了一百多人，又被拦住了。还有几十个同学从操场围墙上跳了出去，余下部分多半是有顾虑不愿上街的，我们就叫他们回宿舍去了。

在青年馆前，同学们高喊着口号要求伪专员接见。伪专员怕得要死，龟缩在楼上，布置全付武装军警守在大门前和楼梯口，不准同学们进去。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中午，伪专员趁我们同学回去吃午饭、人数减少时，化装成警察溜到县府去了。因此，我们一直到下午两点多钟，还没有见到伪专员的面。同学们怒火冲天，把青年馆的门窗都砸了，有的还在墙上贴了小张标语。警察借口以贴反政府标语为由要抓学生。同学们一面与警方说理，一面不让警方抓人，于是发生了冲突。后来在学校教师的调停下，以警方不抓人、学生撤回去为条件，停止了冲突。我们考虑到伪专员已溜掉，再围困青年馆已失去意义，也就同意撤回学校。

回到学校以后，我们继续罢课。校方为了复课采取了许多措施。校长、教官、老师全部出动劝说，找学生个别谈话，还利用自治会，同乡会等多方劝说。警方也派了便衣队进入学校刺探情况，特别是学校发出了警告：如不复课首先开除各班班长。这样，有些同学害怕了，个别同学到教室里去了。在我们学生领导层中也出现了分歧，许敏文同学自请愿回来再也没有露面。我们一连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一次在学校化验室，一次在东门庙（即宝严寺）。经过讨论、作出了

决定：如校长接受我们三条要求则同意复课。这三条要求是：（一）要求改善伙食，恢复两菜一汤、一荤一素；（二）清查伙食帐，抓出贪污分子；（三）保证学生人身安全，不准抓人，取消灯火管制。经过交涉后，校长为了不使问题扩大，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立即同意了。这样，五天罢课就在胜利中告一段落。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显赫的成绩，但使同学们进一步认清了反动派的腐败与无能，从而提高了斗争的信心。

学校中的反动势力，当然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勾结官府和特务，在学期结束后，乘我们分散回家时，逮捕了我们领头的同学，使学生运动受到暂时的挫折。但他们抓不到证据，关了几天只好又放了出来，斗争并没有因此结束。为了打击校长的反动气焰，有一天半夜二点多钟，我和肖声琚同志两人从柚树上爬进了校长室，把装着蒋介石像的镜框砸烂了，校长睡在里屋吓得不敢作声。在我们的警告下，他对我们的迫害有所收敛。从此沙师学生运动，更加积极、广泛地开展起来。

（莎萱整理）

邓茂七起义

王 裕 民

距今五百多年前的明朝中叶，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在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的邓茂七起义。这次起义的发源地就在沙县大洛乡的陈山村。这是沙县历史光辉灿烂的一页，是沙县人民值得引为骄傲

的大事。

邓茂七何许人

邓茂七其人及其起义事迹见之于正史、地方志、野史以及民间传说的很多，但最详尽而可靠的要数《沙县志》。志载：邓茂七，原名云，江西建昌〔今南城〕人，出身佃农，“因杀人官府下捕，逃之宁化陈正景家。”他的这个“杀人”，不是无谓斗殴，是反抗恶霸豪绅。在宁化，他又象一粒优异的种子，掉进了肥沃的土壤，周围迅速聚拢了一批人。“邓素性豪爽、为众所推，”“聚众为圩，集会下常数百人，巡按御史柴文显立为会长、远近商贾皆咨焉。”〔《沙县志》〕名义上为南会长，利用商业的聚散活动，串连酝酿做起义的力量准备。因为沙县居闽西北数县中心，是当时四通八达，用武之地。经一番考察，邓移居陈山，开展了更为积极的活动。当时福建来了一名叫柳华的巡按御史，鉴于时局不安定，在乡里遍置保甲壮丁，设关守卡。邓茂七乘机取得“信任”，当上沙县二十四都总甲。以这个身份作掩护，可以名正言顺地号召农民。

准备就绪后，开始了起义行动。他周密分析了形势，从一点突破，将斗争一步步导向高潮。《沙县志》写道：“乡例，佃田者岁纳租谷外，以鸡鸭馈田主，名曰：‘冬牲。’七革之，田主不敢与较。既而又倡说佃纳租谷须令田主自备脚力担归，不许佃送。田主诉于县，逮之。七等拒捕，县乃下巡司追摄，七等杀弓兵数人，县以上闻。遣壮民三百往捕之，七又格杀官兵殆尽，至是乃刑白马祭天，歃血誓众，遂举兵反，杀巡检及县官往劫上杭，从者日众。”残酷的封建统治造成处处布满星火。邓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激发农民的反抗情绪。由于已有一定的力量积蓄“田主不敢与较”，他就一逼再逼，使得田主及

其后台不得不拔刀而出，这样就造成了两军对峙的局面。邓茂七就是这样一位深得人心的人物，官府要捕杀他，农民就群起而保卫自己的核心，将三百官兵诛杀殆尽，到这一步，就不得不“举兵反”了。

县志这段简要的叙述，使我们清楚看出，邓茂七是一位和人民血肉相连的阶级领袖。这时的明朝虽已开始腐败，但离溃崩还有二百多年，离整个封建制度结束在中国的统治还有四百多年。那时的邓茂七就是如此清醒的阶级意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支起义队伍所高举的旗帜是“判平王”，意味着他们的战斗宗旨是铲除天下的不平。这个称号使人一眼看出鲜明的农民革命特色，反映的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植根于被压迫阶级强烈的反抗意识，邓茂七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革命的坚决性、彻底性。傅维麟著：《明书·邓茂七传》中说他每克一地，“烧衙门，取籍册，焚廨宇，跼狱囚，杀赃官，惩污吏，”义无反顾。《沙县志》上还有这样一段至今读起来令人振奋的豪言壮语：“丁瑄等乃议发牌抬谕，令其解散，皆得免死。茂七笑曰：‘吾侪岂畏死者！’……杀贡书使者，据贡川及王台馆，立总甲里长，旋据沙县，其势益炽。”对强大敌人的威胁，报之以笑，随之以断然措施，坚定如铸的立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表达了苦难的义军弟兄们的共同肺腑，这是他赢得群众衷心拥戴的原因。所以邓茂七义旗一举，响应者风起云涌。当然这和明朝中叶的历史背景又是密切相关的。

邓茂七起义的时代背景

翦伯赞所著《中国历史纲要》中说：明英宗正统年间，政治腐败已达到严重程度。宦官擅权，土地兼并激烈，皇亲、勋戚和宦官所置

田庄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在霸占民田时，烧毁房屋，夷平坟墓，逼得人民家破人亡。官僚豪绅占田又以浙江、福建、江西为最严重。御用正史这样承认：“农民佃富人田，岁输其租，每以所得不过数斗，西地租却增至一石二、三斗，”“至有今日完租西明日乞贷者。”再加上徭役的敲榨，“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今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一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甚至一家当三、五役，一户遍三、四处。”〔《明英宗正录卷五二》〕农民被迫弃家出走，结队流亡。天顺成化年间，流民数量多达二百万户。这是全国情况。再看我们沙县：“壬戌十五年夏茂胡天秀倡乱，”“甲寅西十三年刘永祖惑民倡乱，”“庚申三十九年八月广兵叛，由尤溪入沙境。”广大人民走投无路，真是遍地烽火，可是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者还在刮骨吸髓。《福建通史》中直截了当地道出了邓茂七起义的背景：“福建参政宋彰，交趾人，结纳中宦，侵渔银以万计，馈送王振，遂升左布政司，抵任计营所费，验户欽科，贫乏者甚为所迫，民不聊生。”

这个王振是英宗朱祁镇的宠信宦官，掌司礼监要职，擅权跋扈，“大臣下狱者不绝”，〔南京大学《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他七年的搜刮聚银六十余库，玉盘珊瑚珍玩无数，依附他的人则加紧吸吮人民血汗。后来因瓦剌，也先逼边，王振扶帝亲征，英宗被俘，王振被诛，代宗朱祁钰掌权。景泰八年，宦官曹吉祥勾结将军石亨发动政变，拥戴被俘后放回来屈居南官的英宗复位，史称“南官复辟”，又开始了宦官擅权的局面。在这样反复折腾的情况下，人民在水火中愈陷愈深，纷纷揭竿而起，较著名的有浙江矿工叶宗留，广东渔民黄肖养；湖广、广西、贵州的少数民族也随之崛起，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邓茂七。邓的起义受到全国各地起义军的鼓舞又以其浩大的声势激励了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

邓茂七起义经过及影响

邓茂七拒捕而杀了官兵，就在陈山寨誓师出征，白马庙就是义军大本营。据传当年这里有盛大朝圣庙会，被邓茂七利用来联络各地义军。所以起义揭起序幕，很快汇集了大批人马，远近农民纷纷赶运粮草，支援自己的部队。三望坪至今留下一踵巨石，石上的一道刀痕，据说就是邓茂七慷慨誓师时留下的纪念。三军踊跃，直捣县城，杀了县官，但他们不死守沙县，接着指向上杭。为什么是这样的进军路线呢？因为闽而这一带人民赤贫，群众基础好。当邓茂七匿居宁化时，在这一带早已布下联络据点，起义伊始最重要的是迅速壮大力量，所以“杀巡检及县官往劫上杭，从者日众。”这大概是避实击虚，趋利避害的用意。转战中遇到汀州推官王得仁这个劲敌，邓不与之硬拼，转而挥师北上，“据杉关劫商旅货物，月余攻光泽，大掠顺流而下”，纵横于泽、顺、邵、延、尤、沙之间，扩大了起义影响，“贫民有罪者共赴之，”“民多为之向导。”〔傅维麟：《明书·邓茂七传》〕。各地群众被发动起来了，队伍越战越壮大，义军所到之处，官军披靡，东逃而窜。这时尤溪的铁匠蒋福成闻声响应起义，竟然在旬日间集结了十万人，占领尤溪县城，与邓声援相闻。延平府向省告急，御史丁璫领兵前来镇压，派同知邓洪统官兵二千与邓战，被邓、蒋联合消灭干净。巡按御史张海又派了一支四千人的官兵来进剿，这时与官军遭遇的是一支小部队，但是义军组织了一次伏击战，迅速挫败了敌人。这就是著名的双溪口战役。这次战役表现出义军的战略战术是相当出色的。就是不愿为“流寇”树传的正史，也掩饰不住赞叹之情，各书都记载了这次战役，且看记述比较详实的《福建通志》云：“御史

张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挥张某率兵四千往剿，行二十里至双溪口道隘，贼仅二十余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过且尽，贼伏猝起，举排栅塞，前驱不可返，从兵不数十人，贼遂绑都指挥，并其从兵皆磔之，前驱兵党还御之无及，官军大溃”。

这次战役巧妙利用地形，擒贼先擒王，使群龙失首，不战而溃。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这时起义军的军事形势处于最盛时期，福建境内的官兵对付这场熊熊烈火简直是杯水车薪，招架不住。双溪口战役后，义军水陆并进威胁延平，丁瑄只得“召官军入城，樱城自守。”

至此，邓茂七起义军攻克的府县包括上杭、邵武、泉州、龙岩，已达二十余处。前锋进至广东海阳县境。南京大学编：《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中说，邓茂七军“众至八十万人”，而这样强大的队伍仅仅是在一年时间里发展起来的，这在农民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使得明王朝大为震惊，于是皇帝亲自下令组织的进剿开始了。第一次“上命”都督刘聚调集浙闽两省兵力进剿。这支队伍进至福建浙江交界处被叶宗留起义军死死的咬住了。邓茂七军队挣得时间，壮大了力量，这次进剿就这样破产了。叶宗留是矿工起义领袖，比邓的起义还早七年，为了支援友军粉碎共同的敌人，甘愿自我牺牲，叶宗留本人也在这次战争中阵亡，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

虽然官兵加剧进剿，但邓茂七的战略目标仍是攻克延平，囊括八闽。他在拒绝丁瑄的招降，毁书斩使后说：“吾侪岂畏死者！吾从尤溪取延城，乘势据建宁、塞二关之入，传檄下南入闽，谁敢窥焉。”当时闽北、闽西和闽南的大部或部份已收掌中，闽中、闽东的一部份地方饿殍遍地，引颈以待义军。如果攻克延平这个水陆要津，进据福州，确实可使八闽传檄而定。就邓的实力而言，官兵被围于延城，陆

路已掌握主动权，水路切断他们与福州的联系，实现这个方案也是完全可能的。先据有福建，建成强大的根据地，再图发展，无论从主客观条件来说，都是无可非议的正确战略。但是要实现这个方案，延平这个咽喉是必克之地，因此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正当延平岌岌可危之时，明王朝组织了第二次阵容强大的进剿。炙手可热的司礼监宦官曹吉祥亲任监军，调集江、浙两省兵力还嫌不够，连京营卫兵、南京骑师也动用了。把镇守边陲的平羌将军陈懋委为总兵，可说是把最得力的鹰犬放出来了。邓茂七军在延平城下一攻再攻，不能得手，致使强大的敌军步步进逼，陷入重围。自己也不幸在最后一次攻城战中，中流矢牺牲。敌人“乃函茂首驰露布以捷闻”，号令义军投降，但分布在各地的义军仍浴血坚持抵抗。建宁义军“复纠众烧毁建宁县治，邀截粮道”。陈景政收集清流义军再度围攻汀州府。陈山寨义军闻茂七牺牲复拥戴邓伯孙重整旗号，但是狡诈的敌人施用毒辣的反间计，使年青的邓伯孙受骗，“五月陈懋军至，诸将欲尽歼贼众，不可下，令抬之。先是有贼将张留孙者极骁健，茂七起事多仗之，茂七死仍从邓伯孙。千户龚逐荣乃伪为贻留孙书，许其自新，令立功赎罪，佯使谍误致之伯孙，伯孙果疑留孙杀之。由是贼人人自疑，弃伯孙来降，十一月懋遂获伯孙送京师诛之，闽地悉平。”这是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49年）的事。邓茂七牺牲则约是在年三、四月间。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这场规模巨大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明王朝的统治。同时起义军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鲜明自觉的阶级意识，坚定的大无畏气概，启发和鼓舞了千万农民。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极为宝贵的经验，为后来的农民战争提供了借鉴。邓茂七失败后，全国的起义斗争烽火连绵，终于汇成明末的起义怒

潮，在李自成的统率下，把明王朝葬进了坟墓。故史家们认为发生在明中叶的邓茂七起义实是明末起义的序幕，是一次大演习，证明农民革命战争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邓茂七起义失败的教训

首先应该看到邓茂七起义能否成功，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历史条件。这时渔民以治的明朝虽已相当腐败，阶级矛盾尖锐，但还远未到生命气绝的时候，也还未出现明末大饥荒，边患仍频，国库空虚那样的局面。敌我双方的力量就全局来看还是相当悬殊的。客观条件这方面我们不着重去说它。本文着重从史实出发探讨邓茂七起义失败主观方面的原因。

在邓茂七的战略计划中很明确的提出了两大战略任务：一是“塞二关之入”，二是“取延城”。这两个战略任务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前一个任务是根据福建地形及双方力量来考虑的。福建内部的敌人力量空虚，关起门来打狗，容易得手。这一点表现了邓茂七的英明。后一个任务，只有打开延平，占领整个福建，才能扩大回旋余地，站稳脚跟。而要打开延平，又必须把紧福建大门。但攻城战，在武器不发达的古代，耗力大、费时长，对于地形险要的延平更是如此。因此久攻不下。第一次刘聚来剿，没有发生问题。第二次进剿的敌人强大得多，又没有叶宗留这个屏障了，情况就大不同。邓茂七也觉察到强敌逼近，一度退至闽赣边界，但为时太晚了。这里暴露出一个问题：起义军号称八十万，毕竟是在短期间一轰面起的，缺乏训练有素的劲旅和充分的骨干，因此攻延平，塞关口都离不开邓茂七亲身率领，显得力量不足，首尾不顾。

有些评论者说：邓茂七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建立根据地，和其它农民革命军一样犯了流寇主义的毛病。其实不然，史载邓每克一地，即遍置官属，立总甲里长，颇具章法规模。恰恰相反，根据邓茂七部队本身的素质和敌我双方量的对比，这时却不该分兵把守，而是应该集中兵力和官兵打运动战，在机动中保存自己，歼灭敌人，那么即使明王朝组织的强大围剿，也是一时奈何不了他的。

造成邓茂七失败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叛徒出卖。史籍各书一致认为：由于叛徒投敌充当内应，使邓的战略计划遭到破坏，因而导致失败。事实确是如此。由于义军迅速发展，未免鱼龙混杂，军中聚集了象廖宁、郎七、罗丕和廖民等这些英勇善战、宁死不屈的将领，也混进了奸细。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这些投机革命的无耻之徒动摇了。叛徒罗汝先对御史张楷说：“贼曩败后，据山险自卫，必欲取之，吾为公从中说，令攻城，公总大军攻之，吾为内应，可除。”〔《福建通志》〕不幸邓茂七受骗上当，再度孤注一掷，亲身复攻延平。千万义军冒枪林箭雨搭桥强渡，身先士卒的邓茂七误入敌人埋伏的火器包围圈，竟牺牲于剑津水而的浮桥上。襟怀磊落的义军领袖被卑鄙狠毒的阴谋所暗算，这是千古遗恨，是最沉重的教训！在艰难时刻对内奸失去警惕，这是邓茂七主观上要负的责任之一。但追根溯源，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战略思想的片面性。在他的战略方案中，虽然顾及“取延城”和“塞二关之入”两方面，但重心是在“取延城”。为“取延城”“传檄八闽”而顾及“塞二关”，没有同样充分的考虑到“二关”被塞怎么办？假如不被战略思想的这种片面性所圈，当敌人组织第二次围剿时，及早集结兵力打出“关”外，游刃于闽、浙、赣边界之间，那么叛徒的诱骗又何能售其奸呢？以邓茂七的雄才英武，当时拥有的力量与敌周旋，肯定局面是另外一个样子。

邓茂七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宦官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找了几个替死鬼：

“柳华巡按闽中时，承平日久，境内晏然未闻桴鼓之声。华至，檄名郡县凡城廓乡村之中大小巷首尾各创一隘门，门上为重屋，各置金鼓戈兵器械于其上。又于乡村各立望高楼，编为伍旅，合小总甲以统之，夜则轮宿其上，鸣鼓击柝以备不虞。有不从令者，听小总甲惩治之，不悛者许其闻官处治。由是小总甲得号召乡人。闽藩八镇莫不皆然。行旅所至警备凜然若大寇之将至，人多以为不祥，况小总甲率多强梗狡猾之徒，往往侵害穷民。茂七之编总甲，突发难于此。及茂七除，朝廷推究祸始，怒柳华并斩之。”〔《沙县志》〕

分明是一个忠于封建王朝、处心积虑强化统治措施的柳华，却做了本阶级的刀下冤鬼。宦官们的这一篇自欺欺人之牍，只能骗那个昏聩之极的皇帝。

永安原属沙县管辖，就是在邓茂七起义被镇压后，经地方官奏准另立县制，意在加强统治。所以取名永安，寓意是从今以后不要再发生变乱了。可是明王朝主要矛盾并没有丝毫得到缓和，怎能“永”远平“安”得了呢？

岩坑村两次浩劫始末记

罗 维 邦

岩坑村是夏茂镇的一个偏僻小山村，距镇二十华里，座落在海拔1000.9米的莲花峰腰，与富口乡荷山村只隔五华里。据统计，解放前夕，岩坑村计有83户，其中82户都是赤贫之家，人口不足340人，

有山垅田600余亩。解放前，在反动政府和土匪的蹂躏下，岩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小小的岩坑竟遭到两次大劫难，感慨系之，特整理如下，供写方志时参考。

一 一九二八年土匪血洗土堡

早在公元1822年，岩坑村民为防匪患，在村中心处建筑了一座高大牢固的土堡，长50余米，宽30多米，分上下两层，中间有水井，楼下仅开一个大门，楼上四面设有瞭望孔，以便观察和射击。一旦发现匪情，老少就集中在堡内住宿。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匪患猖獗。为加强防卫，村民在原土堡四周加修一堵厚实的土围墙。每晚，村民都住宿在土堡内，由用土炮，鸟枪、梭标武装的男壮丁守卫。

1928年（戊申年）农历九月廿一日，夜深人静，汀州匪首吴得胜率十八个匪徒偷袭岩坑。

当时，几个匪徒偷偷爬上土堡二楼，把守卫在东门台上的张十福悄悄刺死。堡内的人仍未发觉。这几个匪徒又转到张世才的门台，企图夺张世才手中三十多斤的土炮，张临危不惧与匪搏斗，正相持不下，张被身后两名土匪开枪击毙。刹时，四周的土匪都纷纷向土堡射击。堡内的人方知土匪打来了。混战之中，张昌桂、邓发姑在门楼上被打死。楼上的人，纷纷跳楼。张世起、张继兴的母亲抱着四岁的孙子跳楼，小孩重伤而死。

经过一场浴血恶战，村民终因缺乏经验、武器差两失守土堡。

匪徒又在村中各处抢掠，大抓人质，直到拂晓，匪首吴得胜才押着张世纯等十二个人质朝荷山方向扬长而去。

地上鲜血尚未揩干，死者尚未埋完，突然噩耗传来：张世亨，张昌炘当日分别在毛仙庵和八寨被匪枪杀了。二十天后，又传来张世纯的死讯：匪徒要他答应拿大洋赎人，穷人哪来的钱？他被匪徒天天拷打，被抬去灌水，肚里的水又被踩出来，反复折磨，不久即含恨死去。人被杀在路上，得设法安葬。张世亨、张昌炘的尸体距岩坑二、三十里，由其家属等借钱粮“请”十几位荷山民团团丁等四十人武装保护着抬回死尸安葬。张世纯尸体在匪窟，无法找回。

灾难远没有结束，土匪抓人质的目的是要钱。人质在匪窟牛堂溪日夜受折磨，双手被反剪捆绑；双脚套上木杠做成的脚镣。

亲人受苦难，家属心似油煎。匪徒索价高，亲属为救人，典光家产，又四方借贷。几经求情，花银元共二千零八十元才赎回七人。即张昌崇、张继可花1200元，张继托130元，张昌接，张世美各120元，张达金150元，五岁的张继堂360元。唯张继堂没放回。原未匪徒将他卖了，至今下落不明，害得其家属人财两空。

人质中张昌镜和私塾先生张纯高（长阜人）侥幸逃生，没花钱赎身。

戊申惨案，被杀害共八人，绑肉票（即用钱赎人身）九人，失踪一人。岩坑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使岩坑村更加贫困。

土匪何以成患？当年沙县是军阀郭华生的势力范围。荷山驻有郭旅的一排兵，名则未剿匪，实被买通，尽管岩坑屡次告急，他们还是按兵不动。军匪不分家，穷人哪来的活路呢？

二 一九四一年保安兵火烧岩坑

当时，国民党夏茂区区长庄时常，巧立名目，设立什么“公沽局”向四乡摊派积谷款。